早 春

■ 訾艳平

北方的春，是那么一点点缓缓地走来的。先是柳梢上冒出均匀有序的芽苞，渐而吐出噙着絮蕊的鹅黄小叶来。远远望去，是朦朦胧胧的烟云，浮在这暗淡了一个冬季的小城的半空，又像一个惺忪的梦随风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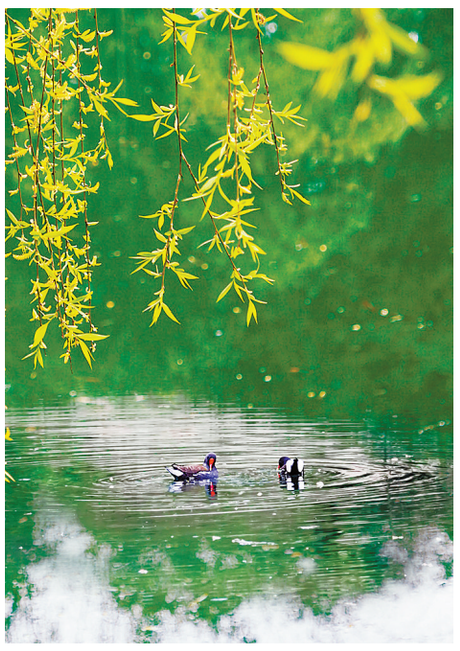
桃花、丁香、连翘诸多路边的花树次第盛放，纷至沓来热闹一阵子。之后，又一波树木也悄然蓬勃起来。这些树木貌似干枯的枝丫上，几乎是一夜之间迸发出的新叶，如小老鼠们尖尖的小耳朵般精巧。疏枝点叶，活泼泼的，再把大大的留白空出来映衬着蓝天做底色，娇俏而素雅。就这样瞧几天，这些小叶便一片片绽开，翡翠般的水嫩透亮，仿佛伸手一碰即刻会化作一滴滴清澈的汁液似的。

这才只是春的序章，纷纷的春意在我们的翘盼中，一点点拉开大幕。

设想那么一刻，我们奔赴南方，扑面而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碧绿，以及姹紫嫣红的绚烂，那种震撼将是突然而猛烈的。而我们北方的早春，一切仿佛约好的次序，是徐徐地铺展，是轻轻巧巧点色浸染，是水粉画。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铺展开一幅清丽的画卷。而当这一树树的叶片渐渐不再娇嫩，颜色也由浅变深，这一份轻灵也将不再，便是夏天来交接了。

人生的春天也如这早春般美丽吧。好在草木的接续不止，我们依然可以在北方的春天里，一遍遍地企盼，一点点地缅怀……

（作者供职于陕西神通路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板崖收费站）



抵达春天的渡口

■ 王 璐

比起心怀悸动，我更期待温度爬升，天气回暖。

春天有温柔的风情，有开不尽的繁花，有万物的次序更迭。时间带来的过渡像是一个不断更新而叠加的进程，枝头上的花苞轻轻绽开，飞鸟的翅膀偶尔轻触水面，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枝桠上慢慢生长的翠绿，攒起来一个个小花苞，眼前的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春天如同时光缱绻的画册，每一帧都是美好的代名词。植物开始抽出嫩绿的新芽，在季风中轻微微飘荡着，点缀着大地上冬日以来的空白。春来无事，只为花忙，如果想拥有一整个春天，那么就奔跑着去遇见它吧。好像我们总是在春天里主动去遇见各种花朵，向往各种高山和田野，向往各种有风的地方。春日里的阳光是猝不及防的欣喜，在树林里成丝，在光影中成束，我想将整个春天的光影细细收藏，从清晨到傍晚，从剪影到烙印。

渐行渐缓的脚步，是出发，也是归程。

现在想想，十几年前，在三十几度的高温里迎来的大学，整个专业的人还没有认清楚的时候就挤在大台阶上拍了毕业照。时间是无情的推手，怂恿着自己磕磕绊绊地往前走，也不知道该如何停下。过去的这些年，我依然不喜欢与陌生人讲话，遇到挫折还是会逃跑，到如今，生活和期待中的意气风发、骄傲坦然似乎都截然相反，我一直以为我的三十几岁可以看山河大海、看落日余晖，可是我仍然走在寻找自己的路上。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仍然有不辞万里想去见的人，我仍然有着我想要到达的远方。

最近被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狠狠地击中心底，看着沙溪古镇千百年来的素容盛妆，岁月一笔一笔勾勒刻画着沙溪的模样，斑驳光影下的青石板小道，清溪绕城而过直泻澜沧江，驼铃声响，古道马帮。恍惚间想起过去无数次在各个古城古镇中穿梭的样子。云南总是让我心驰神往，让我一再地踏上这方土地，去不停地遇见一个个美好，又不断地接触一次次新奇。不止大理和丽江，景洪、楚雄、普洱……这一众支线的所在，我也曾跟着大巴车摇摇晃晃地到达过，在原始的勐伯来村落中、静谧的大渡岗茶园里，享受着一年四季的春意。

春天已至，站在季节交替的风口，感受着春的温暖。再过不久，万物复苏，干涸的水流被唤醒，灵动起整个大地的脉络，都将抵达春天的每一个渡口。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微诗八首

■ 周亚娟

一、春光
分秒必争
纵使快马加鞭一日万里
也抓不住，它的尾巴

二、露珠
步步惊心
哪怕下一秒，悬崖万丈
也要活得晶莹剔透
坦荡从容

三、雾
看得见，摸不着
时远时近，时浓时淡
有飘渺的诗意
也有隐秘的杀机
远离时，总想走进
走进时，令人窒息
等到真相大白
虚无，就是它的实质

四、海岸
海，不知道有岸
但岸，一定沿着海

五、秋蚂蚱
日日啃食
园中的绿意
却永远啃不动
越来越深的秋天

六、芦苇
在水一方
谁说不是孤绝之境
前俯后仰
难道不是另一种博击

七、冬至
昨夜的纸钱
早已灰飞烟灭
递往天堂的寒衣
可否收到

八、远方
很多时候
远方，在想象里
风生水起，春暖花开
很多时候
远方，在梦境里
魅惑闪烁，曲径通幽
更多的时候
远方，在你的期待里
开了又谢，明了又灭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二月二，祖母教我唱歌谣

■ 孟祥海

古往今来，人们将“二月二”作为一个祈求风调雨顺、驱邪攘灾、纳祥转运的日子。“二月二”，又被称为“龙抬头”。在农耕文化中，“龙抬头”标示着阳气生发，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春耕由此开始。它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符号，伴随古老的歌谣，流传至今……

渴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老百姓心中永恒不变的信仰。小时候，二月二这天，祖母总是早早起床，从灶膛里除一木锨灶灰，在院子中央画个大圆圈，里面撒上一些玉米、豆子、高粱等五谷杂粮，再在上面盖上一块砖。然后，祖母迈着灵巧的小脚，一脸虔诚地围着圆圈转，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在她眼前仿佛已看到了那丰收的场景……转完圈后，她又用木棍敲打着门枕石，又是一阵念念有词：“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祖母的眼里飘过一丝奇异的光，仿佛看到了滚滚而来的金子银子似的……

祈求健康，免除灾荒，更是老百姓最真实的愿望。《帝京景物略》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熏床炕，曰熏虫，为引龙虫不出也。”早些年，除了那些繁琐的仪式，祖母还教我们唱 ：“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二月二，敲盆碴，十窝老鼠九窝瞎……”在科技文明相对落后的年代，人们就用这种最原始的祈福方式来祈求健康，驱邪辟灾；在老人心里，仿佛“二月二”这天唱一唱，家里一年就真的会平安顺遂似的……

至于“二月二”要理发，要吃炒豆之类，也成了民间的生活习俗。这天，大人孩子排起长队，争着赶着剃头，无非冲着“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去的。预示着这天剃了头，这一年都会鸿运当头。大街小巷，卖炒豆的小商贩沿街叫卖，还边走边唱：“二月二，玉米黄，金豆开花救龙王。”

我觉得，“二月二”更像是农耕文明时期留下的一个符号，亘古不变，源远流长。每年，它伴着明媚的春光，从冰雪消融里悄悄走来；它带着春天的芬芳，从杨柳枝头的袅娜里飘飘而来；它更像是一位衣着古朴春衫的文化使者，煽动着宽大的襟幅，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

它镌刻成一个永恒的记忆，让我想起了祖母，想起了她教我唱的那些古老的歌谣：“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

絮语轻谈

感恩所有的遇见

■ 周峰

冬日的清晨，露重寒浓，夜幕尚未退去，天色将明未明。

他在宛转起伏的音乐节奏中翩翩起舞，没有舞台，没有掌声。昏黄的路灯无法映托出他轻盈的舞步，那优美灵动的舞姿，却着实令人惊讶，让人感动。

看着他，蹁跹如涟漪初绽，婀娜似柳条随风，手臂在扬起、落下中交替，指尖在划过脸庞时缱绻。我不由得想起苏东坡《水调歌头》里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是爵士？华尔兹？还是拉丁？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所知的舞蹈种类，却不知他跳的到底是哪一种。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优雅又不失温情的舞者，竟然会是一个年迈、还有些佝背的环卫工！

那几日，从他负责的路段经过，总能看到他在做完清扫工作，等候垃圾车收垃圾的空隙伴着淡淡的音乐起舞。或许是因为这似曾相识的身影，或许是被这不期而遇的惊艳触动，我想，他一定是酣畅且快乐的！

喜欢一件事，不分身份等级，只要热爱就有舞台。若以区别心看待万物，便会知其一不知其二，心态端正才能顺其自然，才会活得轻松。正如范文正公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得失而忘形或忧伤，哪怕身处尘埃，心中也有山川江海。

想起从前的自己，常常在清理完水沟、修剪完绿篱的间隙，在公路边的路沿上埋头思索，在绿化平台的畦埂间推敲研磨。时而远望云天，时而凝视红尘阡陌，像是尝遍孤独的行者，在现实和梦幻之间，都找不到人诉说。然而，静下心来细细回味，孤独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成年人的世界里，何事容易，何来容易。我们或因一念而清贫，或因一事而困顿，或因一遇而改变，或游走在自己也说不清界限的某种边缘。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情，就像是一场修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谁不希望自己衣食无忧，在天空海阔时惬意安然；谁不梦想着风花雪月，在山重水远间自由自在。只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恬淡，不是随时随处可以遇见。

或许在千帆过尽之后，相遇和错过都会成为一种淡泊。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温柔以待中学会包容与感恩，那么所有的遇见便都是幸运的。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瞬间心情

忍 冬

■ 高强强

金银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常叫的，泡水喝清咽利嗓降火败毒，跟它似乎像老朋友一样熟悉。而忍冬，这个听起来坚毅而有诗味的名字，于我们好像比较陌生。忍冬，又称金银花，在这个冬季我重新认识了它，好像冬也不那么清冷。

冬日是萧索的，在风中凌乱的不知名的花儿草儿，进行着生命最后的绽放，鸟散虫眠，一副冷的灰色基调，突然，面前干枯的枝干上挂着的红果，惹了我的眼，红中透亮的圆圆小果，在灰色系里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忍冬，听着同样被它吸引的路人的介绍，我打开“度娘”，重新认识了叫做忍冬的它。冬来，它掉落粉白柔嫩的花朵，变换鲜明，高冷的姿态，让生命绽放别样的美好。冬，是自然的脚步不可抗拒，忍，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此，便有光彩有希望。

楼下早餐摊上的年轻小伙，一张杂粮煎饼在他的操作下，让人赏心悦目，摊饼，翻烙，刷料，卷菜，一气呵成，带着憨厚淳朴的笑，把煎饼递给冻得搓手跺脚的顾客，听着支付宝或微信的到账提醒声，他熟练进行下一张的操作。天很冷，可是煎饼摊前的暖暖热气，温暖着摊主也温暖了顾客。旁边的菜市场里，忙于生计的菜老板裹着长的绿色军大衣，卖力地吆喝着自己亲手种的本地萝卜：“这都是自家地里种的，不用化肥不用药，放心买放心吃，包你一冬不寻医。”热呼呼的推介，让冰冷的萝卜增温不少。

天一冷，人就犯懒不想动弹，可快递小哥的到来，还是把我拽出温暖的屋子。裹紧棉衣戴好口罩，因为是傍晚光线暗淡，我看见一辆快递小车，同样裹得严实的一个忙碌身影，分拣快递接打电话，我加快脚步急赶上前，取了快递后向他道谢，隔着口罩彼此看不清脸，但他微笑的眼神，仍似冬日暖阳。

冬，是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季节，这样的日子，我钟情于街边炉火烤红薯的香味，也醉心于窝在沙发刷手机的小小安逸，即使吃一天的泡面，那也是幸福的，温暖的。似乎越寒冷，我们才会越接近生命的本色，日子的热情淡了，生活的热度却更浓了。天再冷，只要脚步不停歇，就如同那一丛夺目的忍冬，终成春的使者，静待春来。它教会我，冬来了，不怕，坚韧就会迎来新的希望。

忍冬，是花是生活。飞雪迎春到，悬崖百丈冰，待到春日，这一季的山寒水冷，冰霜雨雪，必是山野烂漫，笑靥如花。

（作者供职于西安绕城分公司河池寨收费站）

岁月笔记本

脚 印

■ 高 涛

乍暖还寒的立春日，我在街上闲逛。

走过泾渭分明，穿过大街小巷，站在夜幕中，“人文盛地”的高陵牌楼耸立在鹿苑大道上。悬挂的大红灯笼，流光溢彩的光带，以及亮如白昼的灯盏，使大街还带着几分年的气息。大道上新铺的路面光洁又平整。无意间，我朝脚下看了看。当自己的身影和路人的身影重合了，又分开，一刹那我蓦然发现，人来人往的地面竟没有一只脚印。

我忽然想起幼年的乡村。那时的道路坑坑洼洼，一遇雨雪天，鞋子、裤脚沾满泥巴。人们踩着泥泞的街巷，牛羊猪狗鸡鸭也都从路面走过，总留下脚印、蹄印、爪印。家家户户的架子车和偶然驶过的汽车碾过，留下深深的车辙印。父亲过去常说，从这些深深浅浅的印迹里，一眼可以看出最近刮没刮风，有没有下过雨，哪家的日子光景好不好。

我有些疑惑。母亲解释说，门前的路面，扫帚扫过，会留下痕迹。人勤不勤，可以看得出。特别冬天拧厚的积雪，是“雪停路净”，还是围在树坑，又或是堆个红帽子小雪人，从这些生活的细微处你就能看出，人做事是敷衍还是用心。

谨记父母的教导，四十年来，兢兢业业，如蜗牛攀爬，努力上进。上学工作、结婚生女，如今人生近半，恍若昨日。孩子出生时拓下的红脚印不时浮现脑海。而除了为夫为父，我也会认真工作，业余时间从无懈怠，读书、写作，教书、育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了“高老师”。这些年，我出版散文合集《日月翘望》，被吸收为省市作协会员，推选为区作协副主席；自选集《半径之旅》被西安、安康市区图书馆收藏。2020年始创办“小作家公益课堂”，开展了100多场次周末公益课，300多名孩子变得“爱读爱写”，被《华商报》特聘为“辅导老师”，获得西安市“学习之星”称号。为持续提升素养，每年学习20余本中、小学生作文辅导教材，参加10余场次西安、咸阳以及周边市区国学培训，花费3000元考取了全国“心理社工”中级证书，还被陕西省心理学会聘为理事。

人常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年前整理资料，我翻出兼职《高陵报》副刊编辑时出版的《印记》。书籍里收录的文章，让我感慨，正是当初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才走出了踏实，走出了堂堂正正，心中也生出几分慰藉，感受到一丝丝温暖。

今年春节初一出游，全家拜访仓颉庙。仓颉造字的功绩用一幅对联“千古士儒之师，万世文字之祖”可一言以蔽之。庙内人山人海接踵擦肩。我细细寻找一个个字碑，溯源文字和历史的变迁，在自己的名字前合影。我摸过四、五人才能合抱的苍柏，我仿佛看到仓颉从司空见惯的鸟兽爪痕中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文字，也将自己的脚印深深地印在中国大地上。脑海里也浮现出司马迁祠旁的秦直道上，石头铺就的路面留下深深的车辙印和脚印，令人震撼。

忽又想起七年前在青岛沙滩上，一家三口堆城堡，挖水渠，逮螃蟹，玩得不亦乐乎。沙滩上，我刚写下祝福语，海水轻轻一漫，字和图案旋即不见。我对女儿说，这里应该写下不好的过往，然后像大海一样，很快地消除这些不快，永久地包容一切，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的未来。

闲逛了半日，该回家了，也该继续前行了。回望“人文盛地”的高陵牌楼，我不由自主地想，一个又一个人，多少人来过、走过？天下闻名的泾渭分明，一代又一代人，能印下几双脚印？眼前的地面上，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没留下。但我依稀分明看见，新脚印踩着旧脚印，更深更远，未来已来。